

李氏四代 诗声百年

——清《李必恒、李贡祖孙诗选合璧》前言

□ 蒋成忠

资料，故建议其求助于张愈先生。巧之更巧者，李乃祥先生与张愈先生原系多年同事兼好友。此事一经提出，张愈先生即倾力相助，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三百八十册里，寻得《江左十五子诗选》凡十五卷，由商丘李萃选辑刻印，苏州大学图书馆藏，清康熙四十二年宛委堂刻本。其卷十收李必恒古今诗132首。又，余在市老年大学诗词班执教，有诗友王宝堂者，家藏《榭巢诗选》卷三至卷五残本，为高邮清代夏味堂（1746—1826，乾隆四十二年举人）淡人梓。余经再心整理得完整李必恒诗215首。另张愈先生于《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六册《甌湖联吟集》卷五又觅得李贡诗159首，此为昭阳（兴化）李光国定斋选辑，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乾隆刻本。然李震及李基简诗终无觅处。

清代诗坛主帅沈德潜，共经十六寒暑，增删数版，于乾隆二十五年仲冬，以八十八岁高龄选刻成《国朝诗别裁集》，计三十二卷，共得国朝诗家九百九十六人，诗三千九百五十二首。高邮李必恒名列其中，录诗二十二首。沈德潜在其序中云：“余不拘一格，又及当代名流，惟取诗品之高也。”另宋漫堂中丞辑《江左十五子诗选》虽为江左之域之诗，然其所收诗人之诗，均为高品位高格调之作，其中诗人位高学显。

《江左十五子诗选》之编选刊刻是其时诗坛之盛举，意义深远重大。而高邮李必恒以一介平民寒儒鹤立其中，对李丈诗之价值，高邮同郡后人不得不审视，不得不重视，不得不弘扬，不得不传承矣！况乎李丈年止中寿，若多活数十年，其诗当更能造老辣之境，必逮宋乡贤少游，明乡贤西楼焉！

若论清代高邮诗坛韵事，则绕不过“消寒诗社”。李必恒之子李基简继承父志，涉足诗歌，并与沈雅等诗友创建“消寒诗社”，李基简、沈雅二主盟品学兼优，依靠其影响力和珠湖书院活动的条件，一时间，孟诚之进士、举人、拔贡、诸生及众多文人墨客、诗词爱好者相与集结，唱和不断，诗作丰硕。李基简之子李贡及其生徒亦纷纷入社。“消寒诗社”之名原起于诗友围炉饮酒消寒赋诗也，又于冬至后刻期举办“消寒会”。后之春秋佳日，长夏无事，间于三五人旬日一集，间于是岁集体举行，或荡舟珠湖，或登临古台，或揽胜郊野，或探幽名寺，相与命俦啸侣，陶咏终夕，集必有诗。

李基简逝后，诗友陈兆兰被推荐为主盟。陈氏不负重望，又力推诗社活动十年。李基简所创之“消寒诗社”培育了一批诗人，受业于恩师李基简之高足贾田祖即其中之一。阮元《广陵诗事》记载：“高邮贾田祖，字稻孙，开吾郡经学之先，与同邑李孝臣（懋）、王怀祖（念孙）友，三人皆善饮，每酒酣，辄剖析疑经。同时讲学者，兴化任子田（大椿）、顾文音（九苞），江都汪容甫（中），宝应刘端临（台拱），声应气求，各成其学。”贾田祖是“消寒诗社”（后期改名“甌湖诗社”）之后辈，其通《左氏春秋》，著有《左氏春

秋通解》一书。故在以上几位眼中是博学诗人、经学先儒，德高望重。李惇、王念孙、任大椿、汪中、刘台拱等硕学鸿儒不但和贾田祖相唱和，亦与李贡等诸诗友相过从。如王念孙之子王敬之在道光十四年刊刻王念孙《丁亥诗钞》跋中云：“先观察少为考订声音文字训诂之学，吟咏乃其余事，间为里党诗友涉笔速通，籍后不复为此。册题曰《丁亥诗钞》，盖二十四岁时作也。先观察以诗法教敬之者备矣，敬检视著付诸梨棘用志。”又，贾田祖《闾亡友李格非诗集怆然悲来有作》：“比年有诗客，古道亦肫肫”句下自注云：“谓王怀祖诸君为延医市参具，调治数日，竟不瘳。”可见王念孙《丁亥诗钞》是与“里党诗友涉笔”的作品。李贡病时王念孙曾为其“延医”，实证一代经学大师与“甌湖诗社”诸君之相得。

从“消寒诗社”到改称“甌湖诗社”，是高邮清代持续时间最长、创作最为活跃、成果最为丰富、影响力最为深远之诗人团体。大多数诗家都刻印了个人诗集，特别要提的是兴化诗友李光国（字智周，号定斋，雍正七年拔贡，方苞延纂《职方志》，乾隆元年荐举博学鸿词，后选补教谕。）于乾隆十九年（1754年）辑刻成《甌湖联吟集》七卷，收录高邮陈兆兰、陈桂、宋鸿儒、沈均、李贡、贾田祖、沈铸七子诗作共一千二百一十八首。其七子均受业于李基简或得益于诗社。《甌湖联吟集》序，赵青黎有云：“李君雪郇，榭巢先生也。先生诗名布海内，商丘宋中丞选刻十五子诗，先生风格撰上，此其渊源有自，而七子之切劘于是者，良非苟焉已也。无何雪郇谢世，七子者情不能忘，仍于冬至后刻期举消寒会如故。”陈兆兰虽与李基简同年，竟退处弟子之列，其服膺风雅如此，基简歿，又倡社十余年。陈桂、陈兆兰弟，乾隆十八年拔贡，亦邃于经学。宋鸿儒，邑诸生，乃李基简外弟也。晚岁村居，家境甚困。沈均，李光国甥，诗社成员，乾隆间廩贡生，曾任金山县学训导。沈铸，沈雅之子，乾隆三十四年贡生，诗社成员。贾田祖乃李基简弟子。李贡为李基简子。《甌湖联吟集》卷之五录李贡古今诗一百五十九首。

《甌湖联吟集》之所以被列入禁毁书，一是七子唱和之作多有狂诞语；二是反映民瘼，有揭批官府救灾不力、触痛清王朝政权之作，如李贡《纪灾诗》二十首；三是最为主要的，甌湖七子“咏史”诗数量可观，遭遇禁毁。陈桂《汉史杂咏》十九首，沈铸《汉史杂咏》十二首，贾田祖《三国志杂咏》十首，陈兆兰《五代史杂咏》十首，宋鸿儒《五代史杂咏》十首，沈均《五代史杂咏》，李贡《阅明史偶成》二首等等，这些诗作在乾隆时及后期均犯禁。七子生活年代为康熙时期，而七子咏史仍沉浸于亡国伤感，对乱臣贼子痛恨，向往金戈铁马，继承前人遗民情结，少了积极入世之侠气和歌颂盛世之情怀，在其时被禁毁则可解矣！

高邮蒋志桥李氏宗亲得诗后大喜过望，商定将李必恒、李贡祖孙的诗作重新编辑成册再版，以饷后人。承蒙倪主席文才推介，又蒙李氏宗亲高看，聘余作为编校者。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学复兴，诗学复苏。高邮于一九八六年成立“盱城诗社”，二〇一二年又改名“高邮诗词学会”，而今已创建成全国中华诗词之乡。李氏清之诗学文化将激励后来者，后来者亦当发扬之、光大之。（本文有删节）

余受市政协主席倪文才先生之约，参加高邮李氏宗亲修谱活动。李氏宗祠堂号曰：“清莲堂”，宗祠楹联：“青莲世泽；太白家声”。由此可溯李氏一脉宗祖为诗仙李白，亦可见李氏诗学之渊远，人文积淀之深邃。李氏后裔李乃祥、李成格、李明洋等有识之士，修宗谱时发现其清代先祖李震、李必恒、李基简、李贡一家四代，皆为其时高邮著名诗人，且尚有诗作流布于世，如《高邮州志·艺文志》有所录。

李震，字苍雷，号篔簹，庠生。生卒年不详，约生于崇德或顺治年间，康熙中期在世。著有《艺园初集》、《艺园续集》、《骈传文集》、《扶余词集》等。李震有一女二子。长女名不详，长子李必豫，次子李必恒，均有文名，能诗。

李震女，《高邮耆旧诗存》有《和大人上元卧疾，两儿置酒，强起观灯，即席口占，命长女两儿孙和诗次韵》一首。《呻吟稿》残本中下注“王李”，知其女适王姓。

李必豫，字中州，国学生，生卒年不详。约生于康熙初年。《高邮州志·艺文志》、《再续高邮州志·艺文志》录有其诗。母病卧床，凡动作必力任其劳，孝名乡里。与其弟李必恒有云陆、眉苏之目。

李必恒，字北岳，改字百药，晚号榭巢。生于康熙五年（1666年），卒年不详。廩生，品端学富，时有“时文第一，古学无双”之誉。著有《三十六湖草堂诗集》、《二分明月词》、《施注苏诗补注》、《榭巢诗选》等。康熙三十九年尝于苏州与会纪念苏轼，深得诗坛主帅常州沈德潜好评，盖数年后卒。由此可推之壮年而歿。宋漫堂（宋萃）中丞抚吴，招李入幕府。宋萃辑刻《江左十五子诗选》，厥后十五人中，殿撰一人，位大宗伯者一人，大学士者一人，余任官詹，入翰林者指不胜屈，而李丈以诸生终，且耳聩多病，年止中寿，何其厄也。然诗格之高，才力之大，可久者应让此人事，久论定所得果，况《江左十五子诗选》中李必恒诗夺其先声。李丈一生无他嗜好，惟拳拳屹屹于五字七字之中耳！李必恒二十岁时生子名李基简。

李基简，字雍南，号雪郇，生于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卒年不详。乾隆三年（1738年）举人，时年五十有三，后受知州温必联之请，掌教高邮珠湖书院，多所造就，被誉为“江淮奇才”。作字用左手，字迹端庄。李基简借助掌教高邮珠湖书院可聚集人才之便利，与诗友沈雅发起创建“消寒诗社”，二人均被推荐为诗社主盟。沈雅，号云洲，乾隆二年进士，任海阳县令多年，善诗文，德高望重。

李贡，字翻飞，一字格非，号荆门。李必恒之孙，李基简之子，生卒年不详。郡增生，著有《默存斋集》等，亦为消寒诗社成员。

有清一代，高邮李氏四代均为诗人，祖孙诗帜高张，成就巨大，成绩斐然，实为奇事，诗坛罕见。且况，不但自家为诗，又组织墨客骚人共同涉诗，将高邮其时诗歌推向巅峰，为乡里留下了巨大的文化遗产，功不可没。

鉴于上述李氏老祖诗名，作为李氏后裔之李乃祥、李成格、李明洋等识见广博之士，为进一步寻觅老祖诗作，访余于戊心斋，言述目前只见其祖上零星散作，可否帮助得到更多的其祖作品。余虽有藏书，然量尚不够多，余之文友、原市政协副主席张愈先生收藏有电子书籍两三万册。余在创作《王整作品评析》和《张缙诗徐图谱考辨》两著时，张先生曾给余提供过不少参考

那年隆冬在杭州，清晨环绕西湖跑步，冬令人少，由杨公堤拐进苏堤才见到前面有位跑友，追上几步，发现是位六十开外的老哥。他身穿长袖T恤，下着运动短裤，一手拿水瓶，一手拿件一次性雨衣。聊起来知道他每天清晨到西湖跑一圈已有数年，风雨无阻。他说西湖是上苍给杭州人的礼物，不好好利用对不起老天爷。老哥健谈，提到西湖说个没完，给我印象很深的是“苏堤上面七吊桥，一株柳来一株桃”（杭州人将“七座桥”说成“七吊桥”），吴依软语像唱山歌，并将七座桥名依次一一说给我听。那时我跑步才半年，冬天一早从热被窝里起身尚有迟疑，这个杭州老哥成了我的标杆，特别是他的一个比喻很长时间为激励自我的动力。他说，许多路人见他汗流满面很是同情，有出租车要免费送他回家。他说，我不是你们认为的那样可怜，我每天辛辛苦苦跑到西湖是捡金元宝——健康就是金元宝。

2011年秋到上海跑马拉松，这是我首个全程。尽管跑步已有六年，半程跑过两个，备战全程在标准田径场跑过90圈，但心里还是忐忑，毕竟年过六十，对自己没有信心，周围也是泔冷水的多，而跑上赛道又是一番天地。到20公里外见一老哥，无论相貌还是精神都让人难以相信他已年逾七旬，跑过北京、厦门等十几个全程，一个月前刚跑过杭州马拉松。他鼓励我“控制好速度，完赛没问题”；边跑还边放开嗓门说着自己编的跑步顺口溜，给大家加油，像部队行进中打竹板的宣传队员。我像“追星族”一样拉他合影。40公里处见一大姐拉着一位大哥艰难地跑着，两位都在七十向上，大哥体型较胖，气喘吁吁，步履踉跄，大姐边跑边下命令：“一定不能停，只剩2公里一定要坚持，需要什么我帮你拿！”后来在终点又见到他俩，男的说：“我能跑完多亏她。”老话说“六十不留宿，七十不留饭”，社会进步，改革开放的成果，清晰地铭刻在老人的年

跑道上的老人

□ 尤泽勇

轮和马拉松的赛道上。今年春节前在上海街头，偶遇一个老年跑友，年纪长我4个月，前年开始跑步，去年跑“上马”全程，用时4:27——这是很可观的成绩。“跑龄”不长，而对跑步的痴迷却不一般，他说他们“川北队”有12个人全程进4小时，4个人跑过100公里超级马拉松，如数家珍，兴奋得忘记了年龄。上海民间有许多跑步队，去年在高邮“运马”草根论坛上结识上海“大华队”领队蒋老伯，68岁的他跑过30个全马，带一群退休老人到各地跑马兼旅游，其中具标志性地点有拉萨、台北和希腊马拉松发源地，他退休前是厂长，现在比当厂长时还忙。跟他比，自己还有什么可说的？

还是今年，春季跑无锡马拉松时听到一位老人说着乡音，闲聊问起年龄，他卖个关子让我猜。既让人猜，年龄应该不小，估计在七十五六，有意说成七十多一点，让人家开心。谁知他已经84岁，大出我意料。老人50岁开始跑马拉松，全程跑到81岁，现在改跑半程。他说自己还是小的，同行中有个90岁老哥跑3.7公里迷你马拉松。曾读到这样的说法：“马拉松始终有一个情形会刺激你：总能看见明显比你年长的人跑在你前面。”诚哉斯言。老人为什么要跑马拉松？有人想当然以为是图长命百寿，人当然都想长寿，其实跑“马”与长寿关联度并不大。去年“运马”，有位老年选手跑到终点引起围观，他的成绩并不突出，引人注目的是他胸前号码布上面的另一块布，上写“能跑是多么幸福”。霎时顿悟，寥寥七个字回答了一切。20天后到合肥跑马拉松，我也将“能跑多么幸福”贴在胸前前后，引许多人注目和读出声音——不是想张扬，而是想让这个理念传播于众。

再说说自己。2012年秋天与几个骑友从西安往高邮长途骑行，那天住宿兰考，在一个农家乐晚餐，当地流行鱼鸡乱炖的炭锅炖，热气腾腾，大快朵颐。电视里慰问老人的新闻提醒我们：今又重阳，骑友给我敬酒祝贺老年节。我很高兴，高兴自己进入老年还能长途骑车，在路上过了一个不同寻常的重阳节！那晚央视在郑州的采访让我至今不忘，一个也是爱好骑车运动的老人面对镜头说：运动让人健康，让人快乐，能活得好，“走”得快。话虽直白，但说得有理。

过几天要去跑杭州马拉松，突然想起十年前那位每天到西湖捡金元宝的杭州老哥，他还那样精神吗？

下午。带孩子去西湖。是很多次中的寻常一次。我们生活的城市并不繁华热闹，但是为安静有一种特别的气质，这种和高邮湖有关，和大运河有关，和绵绵的历史有关。当然孩子不懂得这些，她虽然总是和我约定好了，每周都要去看桥，或是为了那些船又或许是为了那些小螃蟹，她一定不知道在我们城市的西边有一条大河流了千年，有一个大湖也叫做西湖。这一切对于一个孩子并不重要，但是对于一个母亲而言很重要，因为母亲终究会老去，而女儿终究也会长大，她会成为母亲，我就有一种责任把故事和爱一起传承给她。我从来也不曾想到她会成为我最美丽的阳光。

对于母亲而言，我总会固执地认为她永远是孩子，这点我似乎有这样的自信，即便是哪一天她成为一个孩子的母亲，我还会觉得她一定是我的孩子。其实这种固执有点顽固的意味，倒也并不是我不愿意相信岁月会老去，也不是我虚伪地要和远去的岁月抵抗，真的就是想一直拥有这样的感觉，做一个孩子的妈妈，给她讲好多故事，这些故事自己童年听过很多多次，也有很多她要求自己乱改编的故事，愿意就这样成为每晚睡前固定的交流。

没有别的，只因为她是我的孩子。她央求我去看我们的西湖，我总是用最大的耐心带她去。我心里非常明白这个地方我自然是很熟悉的，但是对于一个孩子而言是一个未

醉秋风

□ 徐霞

知的地方，是一个美丽的地方，是一个值得总是要去的地方。孩子的耐心和智慧其实比我们成人而言更加值得钦佩，也许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在她们的眼睛里却又无法想象地新鲜。我从来不敢打断她的这点好奇心，我知道在这个浮躁的世界上最美丽的就是孩子那种看似似乎好笑的好奇心。失去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和耐心，再美好的事物都是显得有些无趣的，这就是我们这些长大的人，面对这个美好的世界却总是觉得世俗与规矩重要的无奈。

喜欢她依偎着用喃喃的童音和我说要去二桥。看湖。看船。看秋风。湖其实一直没有改变，船也一直南来北往。只有秋风一直在变化。说是变化其实孩子也不知道，她慢慢地长大了只有我自己知道，她站在秋风里可爱地微笑，这比天上的阳光还要耀眼。她虽然还不知道美好是什么意思，却成为我心里最美好的阳光。很多时候我们仔细想想也许我们陪伴他们用了很长时间，他们何不是陪伴我们美好了多少光阴呢。

垂柳依旧叶绿。阳光永恒灿烂。笑容一定美好。很多个下午都是这个样子的，我陪着她最美好的年纪，在一个也许不重要的时空里微笑。我清楚这些也许对别人不重要，但是对我而言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因为她的笑容我沉醉在这无限的秋风里。

盱城驛

题字 周同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唐素梅